

姚老伯看着我, 然后低头看右手心一撮黄色粉末, 然后, 又抬头看看我。

“好吧, 记者, 那么我到底可以吃吗? 就算当黄豆粉、当炒麦粉, 我吃了吧? 行吗? 不要浪费, 行吧?” 老伯小心翼翼把手心里的粉末倒回塑料瓶, 又用左手食指当刮刀, 将嵌在掌纹里的剩余粉末, 一粒不剩全倒回瓶子。然后他又抬头看我。像知道自己做错了事的小孩。

我心里一阵惻然, 但还是不得不说: “不好意思, 我也不能确认这究竟是什么。我建议你最好……还是别吃了。” 老伯的眼眸黯淡下来, 不再分辨。双手抱住瓶子, 盯着瓶子上贴着的“补王虫草精”标识。当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已经鉴定, 这是一罐“三无”产品, 地址电话虚假, 内容成分不明。

姚老伯是在青浦区蒸淀农贸市场买菜时, 看到空地上拉着“上海中医药研究所”横幅的。几个工作人员设摊免费帮人测血压, 姚老伯心里一动, 上前登记, 对方就说今天酬宾, 还赠送免费体检。翌日, 十余位老居民被工作人员包车送往市区某饭店免费体检。到了饭店, 一群身着白大褂的人让老人接受了“心电图”、“中医

搭脉”等检查。一切结束后, 对方出具报告, 神情凝重地说他心脏有问题, 并告诉他虫草可以治疗心脏病。姚老伯“不知怎么”就摸了钱包。

他是平日里在菜场, 这个摊位青菜卖一斤一块五, 那个摊位卖一块二, 也要货比三家的人, 也是

## 骗子得手的地方

沈轶伦

每天早上眼睛睁开来就收听新闻广播的人。但在那个场合、在那个氛围、在那个语境里, 两盒虫草精, 共计 1200 元, 他眼睛不眨地买了。因为对方说了他的心坎里——你如果生病, 要花掉子女的钱, 到时候花掉几万, 现在这个药虽然上千, 但你自己买一点吃吃就包你痊愈, 不给孩子添麻烦, 哪个合算, 你自己掂量。

在后来警方破获的保健品诈骗的相关案例里, 也有类似桥段: 在警方对被害人进行回访时, 发现老人居多, 但并非人们常认为的与社会脱节、目不识丁者才会上当, 相反, 受骗的老人里, 不乏退休教师、医生和老干部等高知人士。

独居空巢者怕寂寞, 贪恋销售人员的嘘寒问暖; 家境普通者怕破费, 担忧大病导致贫穷; 还有爱

给孩子添事。只要心里有怕, 这一点怕就是能毁千里之堤的蚁穴。子女没意识到, 天天在一起的老伙伴没发现, 甚至老人自己都没察觉到, 但骗子却嗅到了。像一只鲨鱼能在海洋里嗅到几公里外的一丝血水一样, 他们看到了平静退休、安逸度日表面下隐藏的恐惧。

一生的学识、经验在这里都败下阵来。人不是输给骗子, 是输给自己内心的缝隙。

那天姚老伯懊悔不迭, 他觉得自己很没面子。我说不要这样, “通过这件事, 你的孩子可以看到, 其实你无时无刻不在为他们着想。” 一个年轻些的人, 对健康没那么关注, 或许不会在假体检和假保健品前栽跟头, 但会因为想积累财富而被套进庞氏骗局; 因为想得到真爱和依靠遭遇骗色骗婚; 或者因为在乎孩子的安危而被电信诈骗。骗子得手的地方, 总是人心里的软肋。

有时眼前过于琐碎和重复的日常生活会蒙蔽人的心智。但一次上当, 也如一次自省的清淤疏浚, 反过来叫人明白: 其实自己最在乎什么。

## 锦衣夜行

黄超鹏

楚霸王项羽率军攻破咸阳城后, 有人劝他定都, 看着繁华的前朝都城, 项羽却急于东归, 他说道: “富贵不归故乡, 如锦衣夜行, 谁人知晓!”

功成名就, 锦衣还乡。曾是无数少年的梦想, 项羽也不例外。项羽最终成了悲剧英雄, 这且另说。但锦衣夜行, 我认为是人生的虚荣与欢愉; 二来少招人忌妒。若是“锦衣日行”, 恐怕会少了自在与宁静。



我喜欢钓鱼, 这是一种很寂寞的爱好。从小听着汽笛声长大的我对母亲河黄浦江有着特殊的情怀, 即使在美国湖下竿, 心里也是幻想着“浦江垂钓”的意境。今天的浦江两岸都建成了高大上的商务区或住宅楼, 想要在其间插一根鱼竿是不可能的。然而前些日子, 在上海的“乡下地方”, 我在一位钓友家门口圆了浦江垂钓梦。

朋友家是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, 居然开门就见黄浦江。江中凡有轮船驶过, 映入他家窗户, 便成了一幅幅流动的风景画。我很惊讶, 黄浦江竟然被朋友“占为己有”! 朋友指着五六步开外的江边说, 这里江面不宽, 水也不深, 局部还有浅滩。就在浅滩上, 不少人在江边垂钓, 伸向江中的鱼竿如同列队的士兵



郑辛遥

你的身材就是你的名片。

居委会交给柳老师一个任务: 年轻的老人照顾年老的老人, 教音乐的柳老师 60 岁, 王老太 72 岁, 孤老, 两人结个对, 请柳老师常去王家看看, 说说话, 顺便代买小菜等等。

那天晚上柳老师上门拜访, 王老太正看电视, 一见柳老师就叹息道: 哪能搞的? 郭德纲只有 38 岁啊? 于谦只有 42 岁啊? 长得也太老了吧! 那个演小品的演员长得就很年轻嘛。柳老师问: 你讲啥人? 王老太说: 就是部队里的那个。柳老师猜: 是黄宏还是郭达? 王老太摇头: 不是, 是这个演员已经 50 岁了还很年轻。柳老师又猜: 是沈腾。王老太否定: 沈腾还年轻, 我说的那个演员喜欢说“我骄傲”。柳老师恍然大悟: 哦, 你说的是孙涛啊! 王老太说: 对呀对呀, 你怎么想不起来? 你的记性哪能介差呢?

我“介差”? 柳老师暗暗吃惊。再一想, 我们都有这样的时候, 明明想起某个人, 很熟很熟, 就在嘴边, 但就是叫不出名字, 一直到朋友走了才想起来。尤其是老人, 记忆力差了, 大脑逐步萎缩, 吃了很多猪脑子, 大脑体积也不见扩张。像王老太这样能回忆, 能评判, 能接受娱乐搞笑节目就很不错了。

柳老师故意“惹”王老太: 你记性不错嘛。王老太指着茶几上的一本红书说: 当然啦, 1972 年 1 月 8 日, 我到老西门新华书店买了这本《千歌万曲献给党》, 是星期六。1 月 19 日, 我去看朝鲜电影《摘苹果的时候》, 我记得煞拉清, 不会错的!

数天后柳老师为王老太捎来了豆腐、豆苗和猪肉, 两人又在一起聊影视界。王老太说: 我最喜欢的那个演员不好看, 马脸, 叫什么琦。柳老师猜: 梁咏琪? 范玮琪? 舒淇? 邵美琪? 王老太纠正: 王字边一个奇怪的奇。柳老师猜: 鲍天琦? 孙耀琦? 王老太再纠正: 我不是说女明星。柳老师问: 是男的? 那是谁呢? 王老太叹息: 啊呀, 他在《白鹿原》里演朱先生, 在《大宅门》里演三爷! 柳老师大呼: 你是说刘佩琦啊! 王老太责怪道: 我说你记忆力介差你还不承认, 派派你还是音乐老师。

从此, 柳老师跑王老太家就频繁起来, 他觉得进她家就像进了考场, 老太不断提示, 不断给出选项, 他则不停地做“答卷”, 不停地被批评记性差。柳老师的妻子打趣道: 你是看上王老太了吧? 柳老师很认真: 跟王老太聊天可以锻炼我的记忆力和灵敏度, 蛮好的。

左邻和右舍之一 童孟侯

王老太之选

## 不为白发烦恼

陈钰鹏

一个人的时候开始出现白发, 这一点跟种族有关, 白种人平均在 34 至 40 岁出现明显白发, 其中 50% 的人年过半百便有一半头发花白了。黑人在 44 岁左右出现白发。黄种人出现白发的年龄跨度较大, 一般在 36 至 50 岁。人出现白发的年龄以及白发呈现的形态, 经常与其父辈或祖辈相似, 也就是说白发产生的时间受基因的影响。

此外, 机体的生理和心理变化(如压力过大、缺乏营养、激素的变化等)、某些疾病(如疟疾、伤寒、甲亢、糖尿病、带状疱疹等)以及严重创伤和某些射线作用也可能造成白发。有时候, 在心理压力极大的情况下, 会产生自体免疫障碍引起的突然斑秃或“一夜白发”。

说到白发, 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也许是: 白发是否能重新变黑? 应该说, 凡是疾病、药物和营养不良造成的白发, 多数能恢复黑色。至于因衰老引起的白发, 既无法阻挡, 也不可逆转。有一句话也许该说一下: 营养不良或营养不恰当地, 不妨多吃一点富含维生素(尤其是富含叶酸)的食物, 以免白发过早地找上门来。

“人生如朝露, 白发日夜催”。尽管大部分人不喜欢白发, 然而一头银丝也不乏潇洒。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的夫人芭芭拉·皮尔斯·布什从 35 岁开始已有白发, 她的白发被公认为一种魅力, 应了一句名言: 屋顶上的积雪并不表示烟囱里没有生火。



今年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, 主宾国中国的展区格外热闹, 国内外知名儿童文学工作者齐齐亮相。这也是我作为童书作者, 第二次参加世界上最大的童书展, 得以向诸位前辈请教关于《红楼梦》的体会。

著名作家、儿童文学理论家梅子涵教授认为, 《红楼梦》这样的文学巨著, 可以有许多阅读层次, 有深有浅, 人生阅历丰富的读者会得到许多启发, 天真单纯的孩子来读, 就算有些地方读不懂, 也会得到乐趣和启蒙。

去年“小戏骨”版《红楼梦》电视剧, 演员皆为十来岁的孩子, 一时引发社会热点。梅子涵教授表示, 这类翻拍对于在孩子中普及《红楼梦》, 可以起到积极作用: 小演员出演《红楼梦》, 是其童年的大事件, 对其本人会有文化的熏陶; 对于小观众而言, 看到了同龄人的表演, 《红楼梦》就不再遥不可及。

梅子涵教授的女儿梅思繁, 也成长为了一名儿童文学作家、翻译家。梅子涵教授称, 女儿小时候, 他并不限制女儿读什么书。而今天流行的分级阅读理念, 虽然能让孩子读名著时, 得到系统性的指导, 但也设定了太多条条框框。“像《水浒》、《三国演义》中, 虽然有打打杀杀的描写, 但也有英雄主义, 孩子成长中, 需要这些义气。”

英籍华人插画家郁蓉女士, 近年活跃于中外绘界, 她和林黛玉一样, 都是背井离乡的姑苏才女。她读中学时开始痴迷丹青, 临摹《红楼梦》连环画, 最爱的场景里, 探春站在桌前誊录诗稿, 众姐妹和宝玉围着看她抄诗。这些女子衣袂飘飘的美好形象, 早已渗透到她的心中。

郁蓉女士新近和家慈秦文君合作绘本《我是花木兰》。花木兰的故事, 已有数不胜数的骚客、画家、名伶演绎, 连迪士尼都拍了两部动画长片。珠玉在前, 这两位名家却颇有自信, 因为她们发掘了跨时代的女性美, 赋予了花木兰新的意义。

这令我想起了《红楼梦》第七十八回里, 曹公对林四娘故事的再创作。林四娘的传奇, 在曹公之前, 已见于十来部笔记小说中, 包括王士禛的《池北偶谈》、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。最早的版本中, 林四娘本为狰狞鬼魅。后来, 林四娘的形象也变得更浪漫, 成了明末王府女眷, 明亡后, 林四娘便成了才貌双全的孤魂野鬼, 怅然游荡人世。

而曹公笔下的林四娘, 最为饱满、感人, 除了姿容超群, 还有情有义。她本是恒王宠姬, 恒王好武, 效仿吴王阖闾, 让美女演练武艺, 林四娘被选为统领, 号“姽婳将军”。“姽婳”一词读音“诡画”, 指女子娴静、美好的姿态, 出自战国时期才子宋玉的《神女赋》: “既姽婳于幽静兮, 又婆娑乎人间”, 描述巫山神女风姿出众, 动静相宜。后来, 恒王平寇战死, 林四娘挺身而出, 带领女将突袭敌营, 以报国仇家恨。

英国汉学家大卫·霍克斯将“姽婳将军”译为 Winsome Colonel, 很是巧妙: winsome 一词略生僻, 指清纯之美, 往往还带有孩子气; colonel 则是上校, 军衔低于将军。霍氏的翻译, 带点调侃的性质, 让人深思: 这本是王府无聊游戏里的代号, 谁知林四娘却有这般赤胆忠义。

大英博物馆研究员、翻译家汪海岚女士这次也来到博洛尼亚童书展。她白天研究东亚钱币, 晚上也会在灯下读中国儿童文学, 读到喜欢的, 她便悉心翻译成英文, 介绍给英语国家的读者。她坦言, 《红楼梦》的英国读者不多, 但读过的, 都爱极了霍克斯及其女婿闵福德的精彩翻译, 这对翁婿合作, 在译坛亦成佳话。



中外童书大咖导读《红楼梦》

戴萦袅

## 西渡夕钓

程介平

般排了一排。还有三四老者一壶茶一支烟坐在江边大树下, 支起四根毛竹绑成的十字渔网, 中间一根毛竹作为提竿, 一放沉入水中, 一拉鱼儿尽入网中。我知道这种守株待兔的捕鱼方式早在宋代清明上河图里就有记载, 流传到现在已有一千多年了, 居然在今日黄浦江边重现, 顿时有一种久违的田园诗一般耐人寻味的境界。

以前浦江上游水质很好, 有各种鱼类、螃蟹, 还有江猪(江豚)出没, 市区居民的饮用水也来自这里。朋友年轻时经常在这里钓鱼、摸虾、捉螃蟹。追溯到一百年前, 这里还是“古柳溪头枕断槎, 横篙挂网几渔家。得鱼去换红蒸米, 呼子来挑荠菜花”的渔村呢! 后来水质污染严重, 市

区也不在这里取水饮用了, 鱼儿没了, 钓鱼的人也散了。近四十年, 政府为治理浦江投入了巨资成果显现。现在浦江水又清了, 鱼儿也回来了, 江面上又见江鸥翱翔。当年的青年垂钓者如今大多退休, 又聚到一起来了。夕阳斜照, 江水潺潺波光粼粼, 正是垂钓的好时光。我在空气中闻到了腥味, 摊开全部装备加入其中。不远处公园里, 桃李梅樱, 露出争妍斗艳的眉眼和笑容。小鸟啾啾地叫, 在小树林里跳跃。渡口传来阵阵汽笛声。天空中一桥架梁南北, 仿佛一条彩虹, 由粗而细延伸到岸的对面。对面是高楼大厦, 就像大厦里伸出一杆长长的七彩鱼竿落在渡口, 要把渺小的渡船钓了去似的。这是浦江边一处奇特的景

## 七夕会

观, 多么具有诗情画意! 它就是与老闵行隔江相望的奉贤南桥西渡。浦江水自西向东顺流而下, 到达西渡转了一个直角弯, 变成向北而去。于是西渡便有了浦江第一湾之称。但它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, 只能通过江上的轮渡链接市区。而现在已有两座大桥飞架浦江南北, 运行在即的轨交 5 号线, 从闵行“飞”过江第一站就是西渡。虹梅高架和隧道也已直通西渡。天堑变通途, 必将给西渡带来快速发展。西渡不再是乡下地方, 而是黄浦江上游最后一块坐南朝北的风水宝地了。西渡正朝着建设“一镇一湖”、“一村一湿地”功能型生态走廊的目标行进。浦江旧貌换新颜, 依旧夕阳照浅滩, 尚可钓否?

雅玩